

在乡村建1000个博物馆:守住乡愁 文化新生



中青报·中青网见习记者 陈宇龙
记者 蒋肖斌

如果你在村落里发现以布鞋、年糕为主角的博物馆，先别觉得意外——在浙江，这样的乡村博物馆已经超过1000家。有的记录一座县城“拯救老屋”的经验；有的只为留下煤炭工业、乡村广播、电影放映的乡村生活往事；有的建在杭州第19届亚运会竞赛场地区域，见证龙舟从传统到现代赛事的蜕变；还有一座乡村博物馆展示了2.3万多把造型各异梭子，修长的、浑圆的、像牛角的，比格林童话《纺锤、梭子和针》更像个梦幻世界。

这些分为红色根脉、非遗技艺、乡村记忆等15个类别的乡村博物馆，组成一张浙江乡村的“活地图”。日前，由浙江省文物局报送的“‘乡村（类）博物馆’让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项目，获评2024年度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推介案例。

作为乡村博物馆建设试点省份之一，浙江近日完成了在“十四五”期间建设1000家乡村博物馆的目标。在温州龙舟文化博物馆馆长王拥军看来，播下1000个乡村博物馆的“火种”，就将浙江各地的乡村文化连成了片。“我们把不同文化的内涵在乡村保存下来，其实就是一个个历史文化遗产的‘保险箱’。”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从多名乡村博物馆负责人处获知，如何实现“自我造血”，从生存到发展，是这些博物馆正在并将要长期面对的一道考题，也是乡村博物馆赢得人气、最大化发挥自身价值的必答题。

王拥军把年轻人视为答题的关键，“青年就是一种‘催化剂’，带来新的思想、思路，擦亮乡村文化遗产，让它发光发热”。说这话时，他想起龙舟文化博物馆的90后、00后同事们，每天在不到10平方米的地下办公室里“激辩”，设计科普讲解课件、钻研龙舟文化课题、策划研学活动、研发文创产品……“他们能够沉下心来，为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发展注入青年力量，也是我坚守这份‘乡愁’的执念和初心。”

“馆小志大”：在乡村望世界

错过一份职业的“黄金时代”或许是一份遗憾，但朱强找到了串联记忆与现实的通道。作为桐乡市第四代电影放映员，朱强记得最热门的放映场景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当时，剧场放红色电影，“800多个座位坐满之后，群众还要买站票，整个剧院被围得水泄不通”。他的孩提时光



浸泡在影院、电影设备之间。如今，他在自己创办的桐乡市洲泉镇马鸣村光影故事馆里，举办暑期展映活动，再现了记忆里的人声鼎沸。

洲泉的乡村电影放映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开始了，朱强的师祖从1954年开始从事电影放映工作。“他（师祖）告诉我，那时候村民忙着干农活儿，对晚上村里放电影感到新奇，放映时，连幕布背面也全是人。”在朱强眼里，乡村电影放映员见证了人民群众文化生活从匮乏到多元的变迁，而随着技术进步、娱乐方式变革，放映员成了正在消失的职业。

几代人的放映事业传到他手上，“总归要为他们留下些什么”。2013年，朱强开始自费收集各种类型的中国电影放映机，“我们阻止不了文化消失，但能尽可能地减缓文化消失的速度”。

现在，近百台放映机都躺在他的光影故事馆里，这是一个观察城乡融合发展的特别切口，也与地方文化密不可分——新中国成立后，浙江的首部电影故事片、浙江电影制片厂摄制的第一部影片《人小志大》就是在桐乡拍摄的。朱强说，围绕《人小志大》这部影片和桐乡百年电影放映史，光影故事馆内都有展示专区，不少

电影学者、大学生，来自北上广的电影爱好者，都来这里寻找电影的“初心”。

乡村博物馆“馆小志大”，扎根乡村，放眼国家、民族、世界。

拥有2.3万多把梭子的博物馆叫“传梭博物馆”，正面外墙上就印着“手工艺是一门世界语言”，馆内藏品来自中国56个民族和20多个国家；龙舟文化博物馆与杭州第19届亚运会龙舟赛事场馆一体化建设，自开馆以来，成为众多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传统龙舟文化和温州在地文化的重要窗口。王拥军留意到，日益增多的外国客商、留学生都喜欢来龙舟文化博物馆参观、研学。

2021年8月，湖州成为乡村博物馆建设最早的试点城市。“丝瓷笔茶”是湖州的代表性文化，《茶经》就在湖州写成。当茶文化被选定乡村博物馆的命题之一时，有专家建言，虽然不是“国有大馆”，但既然做茶文化，肯定要向杭州的中国茶叶博物馆看齐。

菰城茶文化博物馆后来落成于湖州丝绸小镇。土生土长的湖州人朱丽虹从小家里就有茶树，4年前，她担任馆长时是33岁。朱丽虹告诉中青报·中青网记者：“我们希望不单宣传本地的茶文化，还可以展示

中国的乃至国际上的茶文化内容。”在器具展厅，博物馆展示了唐代以来人们饮茶方式的演变过程。

从2024年年初开始，菰城茶文化博物馆与传统煮茶技艺第七代传承人孙斌联合创建了博物馆非遗大师工作室，主要以陆羽《茶经》中复原的唐代煮茶非遗技艺展演为特色，开展茶文化推广。在2025年日本大阪世博会期间，孙斌展示了依据传统制茶技艺复原的霞雾绿茶蒸青茶饼及唐代煮茶皇家茶宴，获得了各国参观者的喜爱。

抢救消失中的记忆，讲好当下的故事

90后金华姑娘傅梦帆是传梭博物馆执行馆长，她介绍，博物馆所在建筑前身，是杭州市余杭区百丈镇溪口村一座废弃厂房，博物馆成立前，这里是她的公司给村里女性做手工艺公益培训的场所。现在，博物馆配套的民宿、餐厅服务人员，也都来自当地。

人们常说“时光如梭”，织布的梭却在实际生活中逐渐退场。收集2.3万个梭的传梭博物馆馆长郑芬兰，十多年前受邀在浙江省文化馆办展，意识到她经年的“寻梭之

旅”缺少影像记录资料，而捐赠梭的很多手艺人已经离开人世。“郑馆长认为，很多手工艺的根在乡村，记录中国传统纺织手工艺是一个很紧迫的事情。”傅梦帆说，成立传梭博物馆，想连接的不是各种梭子，而是人和人、人和乡村的故事。

“我们除了在（传梭博物馆）这个空间里去呈现跟纺织相关的老物件之外，更希望它能作为一个平台让更多人走进乡村，看到中国乡村背后依然在做手工的手艺人，汇聚更多社会力量去推动乡村的手工业发展。”傅梦帆认为，人们愿意走进传梭博物馆，原因在于其够“小众”，主题本身具有稀缺性；还因其与城市有一个合适距离，到市中心车程约一小时，“交通方便，但又远离城市，保持了乡村的状态”。

乡村博物馆对本土文化的挖掘与活化是刻在骨子里的。记者了解到，浙江省文物局编制出台的《浙江省乡村博物馆建设指南（试行）》中对乡村博物馆要求，“体现鲜明的在地性，突出‘一村一馆一品’的地方特色”。浙江省文物局指导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建设具有鲜明在地性、特色性的乡村博物馆，通过博物馆藏品展陈、数字化演示等方式保存“消失中的记忆”。

在朱丽虹看来，乡村博物馆的选址还有另一重考量。菰城茶文化博物馆希望通过乡村博物馆的在地性，用乡土的、更接地气的方式让人们接受茶文化。“我们希望更多年轻人能够来体验、感受，而不是说茶文化很有距离感、很高大上。”朱丽虹说，除了体验唐宋明清原汁原味的饮茶“仪式感”，观众还可以去茶山采茶、亲手炒茶。

温州市瓯海区是“龙舟文化之乡”，王拥军和团队在原有讲解流程的基础上植入更多在地特色，如在文旅产品介绍、产业优势推介、民俗风情宣讲等，“讲好龙舟文化的同时讲好温州故事”。

王拥军说，真正运营起龙舟文化博物馆，需要打破“龙舟只是端午民俗”的固有观念，“希望把龙舟运动变成寻常百姓人家的一项健身运动，就和跑步、打羽毛球是一样的”，运营思路也由赛事、端午周期拓展开。

乡村博物馆如何“壮大自我”

浙江省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处处长许常丰介绍，浙江以多元协同为支撑，保障基层公共服务可持续，各地对乡村博物馆建设予以数额不等的资金补助，部分地区从非遗保护与传承资金、文物保护专项资金、经营性单位建馆自筹、景区村庄建设补助等多渠道筹措资金。各地还引入有文化、有情怀的企业、民间藏家、公益团体等，投资办馆或参与乡村博物馆建设、运营、管理和服务。

受访乡村博物馆负责人在运营实践中统一了看法：实现“自我造血”才能保证乡

村博物馆的发展可持续。

朱丽虹同时担任浙江省博物馆学会乡村博物馆（非国有博物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她曾在业界交流分享中表示，乡村博物馆可以围绕自身展陈特色与当地特色进行结合，开发日常体验活动、研学、特色产品，让原本客流量不大的博物馆扩大知名度。

王拥军团队负责龙舟文化博物馆运营管理项目，他介绍，温州积极引入社会力量与民间资本，参与乡村博物馆的建设运营工作。他的团队目前负责运营4家展馆，每一个主题乡村博物馆，团队都会在做好乡村文化“守门员”的同时，做好文化新生的课题。

在瓯海区泽雅传统造纸专题展馆，团队利用展馆以外的空间引入业态，探索孵化了博物馆里的新茶饮，桌椅、盖碗都是用纸做的。龙舟文化博物馆则专门成立研发部，今年端午节，馆内活动周期拉长到一个月，连续开展了20多场活动，研发了两套研学手册；博物馆还在夏季增加了公益开放场次，晚上提供龙舟文化课的增值服务。

王拥军说，龙舟文化博物馆正在进行一项为期两年的龙舟市场普及和拓展工作，通过赛事、研学、自研开发课程、文创品、异业资源合作等举措，进行市场摸排，以积累龙舟馆的人流量为长期发展打好“地基”。他也坦言，前期的两年以投入为主，“不好去测评它的营收”，策略是先做起来流量，普及龙舟文化，培育忠实的龙舟兴趣爱好者。

光影故事馆的建设与洲泉镇的水上美丽乡村精品线项目相关，当地文旅公司每天能吸引百余游客。游客对露天电影的制作氛围感兴趣，朱强也在馆内设计了制作光影书签、体验老放映员倒片的付费项目，接下来还准备开发自行车“跑片”（传统胶片电影放映时期，一部电影拷贝在几个场所错开时间放映，由专人负责“跑片”，在场所间运输电影拷贝——记者注）的体验。馆内的观影也因入而异：白天针对“特种兵合”旅游有10分钟的片段放映；晚上则有适合慢生活旅游的全片放映。

寻找“自我造血”之路，年轻人也在验证乡村博物馆的自身价值。传梭博物馆成为融合土布纺织技艺生产、展示展陈、研学、住宿、餐饮、培训就业等为一体的多功能非遗综合性工坊，综合性收入占比达60%。傅梦帆坦言，摆在传承责任面前的，是“这件事情要有意义，它得有向上的可能性”。

工作地点从城市挪到乡村，意味着每天两个小时以上的通勤时间，但看博物馆从需要“扶”的状态到现在“两只脚走路”，傅梦帆感觉到自己做的是一份事业，而不仅仅是工作。2021年，她站上杭州创业未来之星的领奖台，比肩一众科技公司CEO。

带给傅梦帆意义感的是，乡村的手工艺仍被大众需要和喜爱。她看到，自己不是在一个“怎么救都救不回来”的事情上坚守，乡村博物馆能够在文化与商业之间良性循环。在同一份事业上，“每个时代的人可能有不同的发力点”，她庆幸自己站在几代人的积累之上，让传统技艺在留住传统之外，还有有趣的新玩法。

了发酵效率。

扬州北轩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朱界武于2023年参加了扬州大学开展的淮扬菜烹饪技艺研修班。他表示，经过一个月的学习，自己不仅增加了餐饮类非遗项目的学识，也拓宽了非遗项目的创新思路，加深了对淮扬菜传统烹饪技艺的理解，增强了对非遗技艺传承的自信心和责任感。

研修班结束后，四川旅游学院的很多学员不仅提升了自身技艺，在岗位上持续发光发热，还主动为川菜保护传承作贡献。他们积极参加非遗进校园、相关展会和比赛等。据统计，该学院研修计划的学员已经参加了各大展会活动和烹饪大赛200余次，通过菜品展示、技艺传授、讲座授课等方式，宣传展示川菜。

四川旅游学院还设置了学员交流课程，学员相互交流各自所传承的烹饪技艺和非遗项目。学员通过不同饮食类非遗项目间的互动，使非遗的保护传承创新发展实现协同发展。研修班结束后，很多学员建立了合作关系。

高校与学员之间也建立了长期关系。四川旅游学院为每一名学员建立了传承档案，搭建了非遗保护交流的共享平台。更有往届学员变身教师，返校参与研修班计划教学。

洋淀特有的水色光影之中，呈现一种独特的温润质感。它既毫不回避战争的残酷本质，如寻夫妇女遭遇敌船时的惊险、伏击战斗的激烈，更浓墨重彩地展现了民众在深重苦难中依然昂扬坚韧的生命意志和对美好生活不灭的向往，如离别之夜夫妻间含蓄而深沉的对话、伏击胜利后归航时的乐观氛围。

这种独特的书写方式，促使战争文学回归人性和生活本身，引导读者透过日常的缝隙，更深切地体察战争的本质及其对个体与民族精神世界的深刻塑造。这种基于生活真实的艺术表达，恰恰是对侵略者企图摧毁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最有力回应。

最终，《荷花淀》通过白洋淀普通渔民与农家妇女平凡而闪耀着人性光辉的形象，为中华民族在极端苦难年代所展现出的韧性、智慧与不屈不挠的精神，塑造了一座永恒的文学群像丰碑。

在历史与美学的天空下，《荷花淀》闪耀着如芦苇般柔韧不屈、似荷花般高洁纯净的不灭光辉。它所讴歌的那种融于日常、源于民众、升华为民族大义的抗战精神，已成为中华民族精神谱系中不可或缺的灵魂。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研究员）

非遗美食高手，为啥去大学“回炉”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徐孝洪（右二）为学员讲解川菜烹饪技艺。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 李丹萍/摄

创新，不仅有川菜代表性传承人进行传统菜品教学，还邀请和市场密切结合的新锐大师，教授制作符合现代人需求的菜品。例如，传统川菜重麻、重辣、重油。在研修班中，老师会教学员如何在保持菜品原有美味的同时，适当减少用油量，进行营养搭配和荤素搭配。



8月9日，江苏苏州，在非遗美食旅游产品创意设计研修班的学员交流活动中，非遗鹿苑叫花鸡代表性传承人徐永清在演示鹿苑叫花鸡制作技艺。

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供图

云南传统过桥米线以鸡汤为主，云南技师学院也根据现代大众口味的发展，研发鹅汤米线新品种。富春茶点制作涉及老面发酵，传统发酵效果怎样保持更长时间？针对学员的诉求和困惑，扬州大学研修班的老师们经过研究，开发出“智能发酵箱”，既保留了老面发酵的风味，又提升

扬州大学最新一期研修班开班，课程涵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解读、非遗美食品牌策划、线上线下营销等理论模块，同时安排了富春茶点、苏州鼈鸂、镇江锅盖面等12项传统技艺的实操研习。

已经拥有手艺的学员，为什么进高校再学习？在高校能学到什么不一样的“厨艺”吗？

“烹饪类非遗既是民族文化瑰宝，又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扬州大学继续教育学院院长凌云志介绍，本期培训课程特别设置非遗技艺数字孪生应用、AI产品设计等前沿课程，旨在培育兼具传统功底与创新视野的复合型人才。

研修班第一讲，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院长侯兵通常会为学员讲授传统文化和非遗传承。“虽然我们已经是非遗传承做了许多事情，但仍需继续努力。例如，文化本身的深度和艺术价值还需要探究，对于这些内容的专业表达和传播也非常必要。”学院为研修班开展了新媒体相关课

程，邀请网络达人、短视频从业者作为授课教师，同时注意探究文旅融合。

对于饮食文化保护和非遗传承，四川旅游学院川菜发展与食文化研究院学术院长、研修班授课教师杜莉也深有体会。一名学员参加研修班后才发现，自己祖辈创立的餐饮品牌在民国时期非常有名，只是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消失了，她觉得自己应该把旗帜重新扛起来。杜莉说：“我们要让学员了解历史，了解川菜的来时路，才能知道未来该何去何走。”

郫县豆瓣被广泛应用于川菜之中，被很多人看作“川菜之魂”，在杜莉看来，川菜真正的“魂”在于包容创新。川菜历史悠久，在岁月长河中不断发展变化；由于地域宽广，虽然这里的饮食被统称为川菜，但实际上各地做法存在差异。“在课程设置上，我们注重理论体系的学习：让学员了解到川菜是一门古老的技艺，同时知道各个地域的川菜既有共性，也有不同特点。”

在技术方面，四川旅游学院坚持守正

孙犁《荷花淀》：白洋淀的诗性抗争



孙犁签赠丁玲夫妇的《白洋淀纪事》，中国现代文学馆丁玲藏书库存。

诗意美感的胜利

这些源于生活的日常故事，构成了小说最质朴也最震撼人心的底色。

小说问世后，其文本亦随着时代推移和作者艺术追求的深化，经历了锤炼与完善，反映了孙犁思想的沉淀与艺术手法的日趋精湛。

1945年5月15日，孙犁在《解放日报》副刊发著著名短篇小说《荷花淀——白洋

淀纪事之一》，迅速被重庆《新华日报》和解放区各报相继转载。1946年11月，孙犁的《荷花淀》《芦花荡》《麦收》等作品在《晋察冀日报》刊登。1958年4月，《白洋淀纪事》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收录了孙犁从1939年至1950年创作的绝大部分小说、散文作品，包括《荷花淀》《芦花荡》《嘱咐》等。

《荷花淀》的影响力历久弥新，不仅作为典范作品被广泛收录于各类中学语文教科书，成为世代学子理解中国抗战文学与人性的启蒙篇章，更持续吸引着国内外研究者的深度探索。

邻里乡亲悲欢离合的细腻刻画，巧妙映射出整个民族在危难关头同仇敌忾、誓死卫国的集体意志。

作家并未沉溺于血火交织的战争场面渲染，而是始终将视角锚定在普通人物的情感世界与命运抉择上，让读者深切感受到战争阴影下民众内心的压力、挣扎，以及最终迸发出的勇气。

孙犁在《荷花淀》中开创性地将残酷的战争现实与白洋淀水乡特有的诗性自然风景融为一体，形成了独树一帜的“诗意现实主义”风格。无论是开篇对月光下芦苇轻摇、水面闪银的宁静描绘，还是伏击战中如利箭般猝然从密密荷花丛中冲出的小船意象，无不充盈着强烈的画面感与深沉内敛的抒情力量。

小说的核心情节聚焦于青年农民水生告别妻子参军，以及水生嫂等妇女夫途中不意外遭遇敌船，并目睹丈夫们伏击敌人的紧张过程。作品通过对这个普通家庭及

□ 姚 明

革命文物中的文学课·抗战

源于生活的日常故事

《荷花淀》的诞生深深植根于孙犁在冀中抗日烽火中的亲身经历与深切体悟。

1939年至1945年间，孙犁活跃于冀中军区与晋察冀根据地，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他不仅目睹，更亲身感受了这片土地上普通军民可歌可泣的抗战故事。他曾坦言：“那时我们的抗日队伍里，有很多像水生、水生嫂这样的青年男女。”正是